

二十世纪名人大事纪实

黑道走险

策划 空堂

主編 康捷 魏兵 柳霜

一个首长的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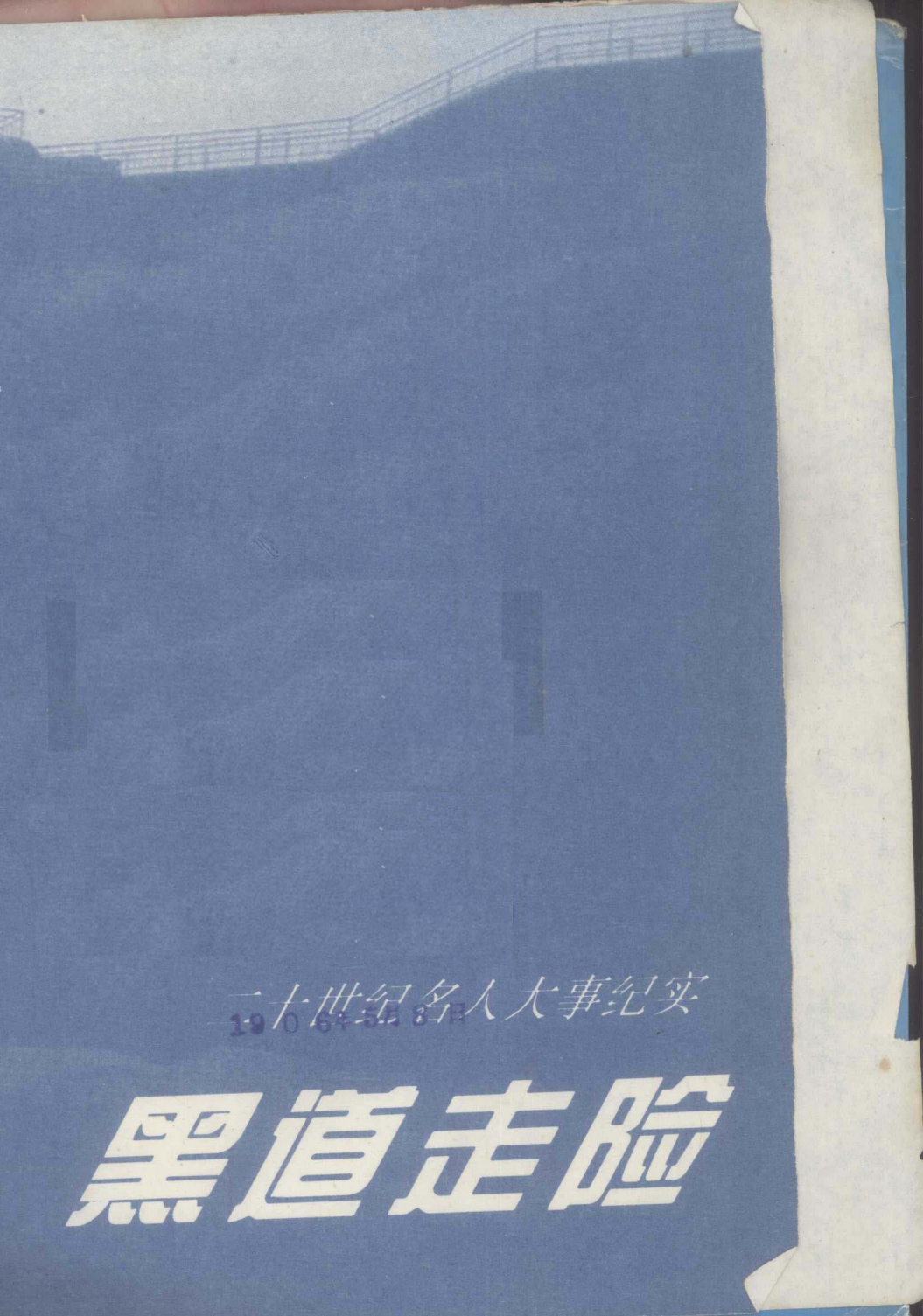
一位总理的特大诈骗案

廖仲恺先生遇刺记

民国第一大冤案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大事纪实

1906-1958

黑道走险

(陕)新登字017号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黑 道 走 险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875印张 2插页 400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605-183-X/I·150

定价: 20.60元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 划 空 堂

总集编 康 捷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副主编 李锦峰 杨 波 吕允丽 刘 路

郭兴文 李向晨

编 委 齐相潼 范新坤 杨 勇 李亚新

庞 烜 陈 青 田和平 陈 凡

胡良骅 李晓林 邵之茜 尚志明

荆三隆 徐艺源 于希民 刘应安

陈克勤 牛 恺 金 平 王新民

欧阳妙玉

目 录

民国第一大冤案	知 之 (1)
宋教仁死难经过	知 之 (15)
黑道与白道的漩涡	晨 雨 (42)
廖仲恺先生遇刺记	晓 晓 (63)
从皇姑屯传来了爆炸声	庄建平 卞修跃 (83)
津门佛堂溅血记	张秀清 (120)
枪口，正对着傅作义	东高明 曹正文 (139)
中国反间谍第一案	时 锋 (156)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纪实	鲁兵 石玉新 武永召 (196)
冒充总理签名的特大诈骗案	杜卫东 (241)
蛇年第一号通缉令	索爱川 武建中 郭玉朝 (272)
中国首例重金雇佣杀手案始末	廖云城 (298)
羊年特大凶杀案	慈爱民 (320)
“钢铁孽虎”管志诚走上断头台	李小英 邱洪波 (345)
贼王的末日	流 星 (366)
击毙“二王”纪实	贺捷生 吴启泰 (399)
一个省长的堕落	文之清 左一兵 (423)

拐卖儿童纪实	王灵书 (453)
性爱大变奏	万瑞雄 (491)
“江南命案”大曝光.....	陈红氏 (515)
帮派火并仇杀录	刘峰 沈默 (545)

民国第一大冤案

——辛亥革命首义功臣张振武被刺记

● 知 之

由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成功，1912年元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它宣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但是阴谋家和刽子手并不因一个民国的成立而变得圣洁和仁慈，就在人们还沉浸在民主共和胜利的喜悦之时，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也正在酝酿筹划之中。这场冤案的受害者竟是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创建民国的功臣——张振武和他的助手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反满清 武昌首义建丰功

为民国 仗义执言埋祸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罗田人，生于1877年（光

绪三年)，早年曾入湖北师范学校学习，后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洋枪洋炮争先恐后在中国攫取特权，野蛮地强占租界和租界地，疯狂划分势力范围，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年轻的张振武目睹国势“危殆极矣”的惨痛景象，感到只有提倡尚武，振兴国家武力，方能强国雪耻。在日本留学期间，张振武特别注意于军事攻守战法的学习和研究。日本东京是海外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聚集着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骨干力量。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更是风行。张振武也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经人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计划发动皖浙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突然拔枪怒射巡抚恩铭，首先发难。张振武就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之一。起义因寡不敌众失败。次日，徐锡麟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被残酷杀害，张振武也被迫亡命日本。不久他又冒险回国，在湖北以教师为职业，暗中进行宣传和革命组织活动，利用职业之便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反满革命思想。讲历史时，他向学生讲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满清如何入关，如何奴役汉族；讲地理，就讲清政府是如何与列强订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国土，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反满情绪。学生们很受感染，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参预革命活动，投身反清。

张振武也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的重要领导人，负责会中财务。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不惜卖掉罗田和竹山老家的田产。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准备在武昌起义的事情突然暴露，彭楚藩等人被害，蒋翊武等下落不明，情况万分危急，张

振武与其他领导人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提前起义。起义爆发以后，在张振武建议之下，成立了军务部，负责掌管军队编制，人事配置，餉项支出等等。当时任命孙武任部长，张振武任副部长，但孙武受伤，不能视事，张振武代理部长职务，全面负责。袁世凯率领的清廷北洋新军大兵压境，而武昌革命党方面人员、武器均处劣势，双方战斗极为艰苦。张振武在汉口、汉阳作战中，曾三次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鼓舞士气。凡军队自武昌开赴前线，均先在都督府门前集合，由张副部长作战前鼓动。11月16日得到报告，说清军将至新沟，汉阳危急。张振武立即命令部下，将军务部能战斗人员点名编队，支援汉阳，他亲自率领连夜驰赴前线。夜晚行军中他不幸身负重伤。

11月27日汉阳陷落以后，都督府召开扩大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作为根据地。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本来就无意抵抗，因此立表拥护。张振武义愤填膺，挥刀斫地，厉声喝道：“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众人面前被如此顶撞，黎觉得极为难堪，但也只得赶紧改口表示与武昌共存亡。然而连黎元洪都有弃城之意，武昌上下更是人心惶惶，个个准备逃难。张振武不顾重伤未愈，骑马举刀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军疑兵之计，武昌万无一失。”军民闻之稍安。可是黎元洪仍然在12月2日黎明不顾阻拦，率其亲信逃至城外葛店。张振武闻之不胜愤怒：“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众人认为大敌当前，不宜轻易更替都督，此事只得作罢。黎元洪出走以后，守城之事由张振武全力协助刘公负责。更换都督一事，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起，张振武也早忘得一干二净，然而这一切，黎元洪都深深地埋在心中。

黎元洪本系驻守武昌的清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毕

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参加甲午中日海战，担任定远舰驾驶，后来受到张之洞的赏识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逐渐升到协统并兼任武昌武备学堂校长。10月10日革命党发动起义以后，黎元洪立即集合队伍准备镇压，并亲自杀死了一个来联络二十一协起义的革命党，随即躲到一个部下的家中藏了起来。军队中的革命党都是中下层官兵，缺乏政治经验，封建思想也比较浓厚，认为需要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出面领导，才有号召力。当时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也还未到湖北，而黎元洪身为协统，且平时对部下尚不刻薄，于是就被选中。黎元洪被革命党搜出以后，起初坚决拒绝领导这场“叛乱”，但革命党竭力相劝，黎元洪才不得已默认现实，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但当天夜里他还是回他的协司令部住宿，不愿呆在都督府。张振武本来对推举黎元洪就不大同意，闻听黎元洪又跑回二十一协司令部，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甚至声言不如就此杀之，以免后患。但其他人力主优容，张振武也没再追究。黎元洪却就此对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黎元洪凭借“领导”武昌首义的资本当上了民国第一届副总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民国初年中国政界“四大巨头”“孙、黄、袁、黎”之中，黎元洪给人的印象是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而且既不属袁世凯的北洋派，又非孙中山、黄兴的同盟会，俨然一位和平中立的第三者。他还经常由他的秘书、做得一手好文章的酸儒生饶汉祥起草些四六句文章、电报，不问谁是谁非地说上一套不关痛痒的反对战争、要求安定的废话，当时颇赢得了一些人心。然而真正领导武昌起义的许多革命党人并不把这个他们用枪逼出来的“民国元勋”放在眼里。张振武

秉性刚毅直率，对黎元洪的许多行为更是多次公开表示不满。黎元洪无可奈何。而这一切，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从实力上，都使这位坐镇武汉的副总统时时感到一种无名的羞愤。

气上气 元洪用计借“大刀”
计中计 总统拉弓射“双雕”

1912年3月，袁世凯靠着他天衣无缝的两面派手法登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南北实现统一。但实际上“统一者其形式，不统一者其精神”，同盟会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实际仍处于对抗地位。同盟会希望通过他们掌握的地方革命政权，保存发展革命势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袁世凯则企图依仗他们攫得的中央政权，铲除和消灭革命力量，继续保持和维护封建式的专制独裁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裁兵”。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省军队如潮水膨胀，民国成立，兵多饷细，也造成秩序混乱，袁世凯乘机提出“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但须从遣散军队入手。”他受命其亲信，手下大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提出具体计划，以清末各省原有军队的数量和军饷的数量为依据，凡超过原来数量的，是兵裁兵，是饷节饷。这计划听起来颇为动人，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实际上是等于将南方各省解除武装。因为清末时期南方军队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远逊于北方。民国现有的军队大多是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革命党招募的新兵。而北方袁世凯在清末训练了大量新式装备的北洋陆军，兵多饷足，并且直属于陆军部，在实力上已占较大优势。如果按照段祺瑞的计划实行，裁军完成之日也就是革

命党束手待毙之时。对于这样一个存在明显不平等的阴谋计划，当时的大多数人却没有看透，人们只是从国家财政困难的角度觉得裁兵是富国救民之路，参议院大多数议员对裁兵计划抱支持态度。同盟会中也只有少数人保持较清醒的头脑，反对这个裁兵计划，甚至明确表示：我们所以不主张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在湖北的副总统黎元洪对于裁兵计划则是喜出望外，他想的主要倒不是国家财政紧张，而是觉得扩大自己权力，排挤打击异己的大好时机也到了。

湖北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被称为首义之区，武昌起义之后，军队发展迅速，首义有功人员数量很多，需要给予适当安置，因此裁军尤为复杂。黎元洪却一味从自己利益出发，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于是黎元洪决心将原有的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这样一来，矛盾更加激化，湖北“倒黎”空气日渐浓厚。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在湖北的地位，黎元洪一方面极力向袁世凯靠拢，甚至在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熟读兵书的黎元洪清楚记得《孙子兵法》中“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的这句话。

武昌起义之时，革命党中有“三武”闻名天下。此三武者，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最让黎元洪头痛的就是这个张振武。孙武本来也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原本想自己以首义的军务部长取得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当不在话下。谁料南京政府成立时，陆军总长黄兴竟挑了蒋作宾担任这一职务，孙武不免大失所望，于是由怨黄兴而迁怒于同盟会，决心另组政党与同盟会抗衡。不久孙武等就在上海成立了民社，反而推举黎元洪

做了民社名誉上的领袖。张振武虽也列名参加了民社，但不参与其事，因为他并不满意黎元洪，与孙武也有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孙武曾下令枪决了张振武的卫队长。因而他只自行其事，努力扩大力量。因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许多事情自己并不觉得，但却得罪许多人。他赴上海购买武器，将领得的钱款除正当开支外，还用以宴请各方人士，手面又大，因此挥霍浪费不少。黎元洪乘机派人清查帐目，想借此将其搞臭，并通知上海方面要求监视张振武行动。张振武闻之，一怒之下跑回武昌，下船之后直奔都督府。黎元洪听说张振武找上门来，知道不好对付，急忙吩咐：就说我没在。话音未落，张振武不顾卫兵阻拦，冲进黎元洪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还要监视老子，告诉你姓黎的，老子能把你推上这个位子，也能把你拉下来，你别不识抬举。”黎元洪心中有鬼，对张振武无可奈何，连称：“误会、误会，春山，此话从何说起呢？”张振武怒气未消：“从何说起？是谁派人要查老子帐，你说？”“这……这，这都是尧卿所为，与我无关！”尧卿就是孙武的名字。黎元洪一见张振武怒气千丈，急中生智，把矛头转向了孙武。张振武与孙武之间本来就有矛盾，经黎元洪这么一说，虽然也半信半疑，但心中对孙武也更加不满。

黎元洪为自己挑拨了革命党人间的内部矛盾的手腕颇为得意，他哪里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了削弱和打击南方革命党势力，袁世凯也是煞费苦心。黎元洪和张振武等人的矛盾以及黎元洪所处的尴尬地位，袁世凯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觉得黎元洪态度中立，如果推一下就可能倒向革命党，如果拉一下就会成为自己在南方的重要同盟者，一方面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一方面又可以利用黎打击革命党。参谋次长陈某向袁世凯献上

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袁世凯立即派陈某前往武昌，按计行事。陈某到了武昌，多次与黎元洪密谈，转达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问候并对黎元洪所处有职无权的地位表示同情。这使黎深受感动。临走之时，陈某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三武一日不离开湖北，则副总统一日无权啊！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把他们招到北京，宠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经陈某这么一点拨，黎元洪顿开茅塞：调虎离山，“不过不知袁大总统……”。“如果黎副总统不弃，敝人愿意为此奔走一番。”“那就拜托二庵兄了”。

5月份，“三武”就被黎元洪作为首义有功人员“推举”到了北京。袁世凯立即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的名衔。顾问，顾问，顾（雇）而不问。虽然一月薪俸大洋不少，生活优裕，八大胡同也令人怡心销魂，但张振武无法忍受这种无兵无权，像被困在笼中老虎样的生活。他曾当面责问段祺瑞：“难道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吗？”他还多次向袁世凯呈递条陈，说明边疆事务紧要，急应派兵屯垦，并毛遂自荐，要求主持屯垦事宜。为了敷衍他，袁世凯送给张振武一份蒙古屯垦使的委任状。但张振武要申请经费，设立机构之时，则无人理睬了。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几天以后，竟突然出现在武昌，打出了屯垦事务所的牌子，并以蒙古屯垦使的名义，要求黎元洪每月提供经费一千大洋，声言要招募精兵，率赴蒙古屯垦。黎元洪先是听说张振武回汉已经顿时手足无措，随后张振武又上门要钱，黎元洪更是恼羞成怒，可又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因为他心里明白，张振武毕竟与孙武和蒋翊武不同。记得早在2月间，尽管孙武已组织民社拥黎为领袖，黎元洪还是暗中操纵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所谓武昌“二次革命”，在27日晚突然包围孙武住宅，宣

布罪状，悬赏缉拿，一时满城风雨。孙武当晚恰巧在汉口，没有回家，未被当场抓住，但事后也只好宣布辞去军务部长。黎元洪则发表通电，称“金请更换军务部长，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挽留”云云。黎元洪之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孙武虽位居军务部长，但却手中无兵，没有自己亲信部队。张振武则不同，他亲自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湖北将校团。无怪乎黎元洪一听说张振武又回来就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袁世凯听说张振武突然不辞而别，擅自返回湖北，心中顿觉不快；没想到此人竟如此傲慢，连我这个大总统也不放在眼里。不久又接到报告：张振武在湖北独树一帜，招兵买马。袁世凯闻听此信，心头一震，他突然意识到，此人不可小视，如若处置不当，将来遗患无穷……。

不久张振武在湖北接连收到袁世凯三封急电，殷殷敦请他迅速赴京共商国家大计，那言词的恳切和急迫，似乎张振武晚到一会儿，国家就有大厦将倾之危。黎元洪也送来了4000元路费，摆酒设宴为张振武饯行，祝张振武此次进京为民国一展雄才，并不无献媚般表白：“对于张君，元洪可抚心自问，绝无丝毫相待不好之心，此言可鉴天日。”

大总统盛情相邀，副总统热情相送，得到如此重视和厚爱的人，当时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个。张振武觉得如果再置之不理，难免让别人说自己太无礼。于是决定8月北上。为了以防万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随同进京。张振武在“一路顺风”、“多多保重”声中，含笑挥手与亲朋故友告别。然而谁曾料到，此番告别竟使张振武“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功臣宴 振武方维双遇难
无实力 革命党不了也了

1912年8月10日张振武一行抵达北京。此次来京与前次相比大有不同。北京上下大小官员对张振武一行一切行动均优礼有加。袁世凯几次召见，亲自询问湖北情况，听取张振武殖边屯垦的宏大规划。北洋政府军政要人轮流坐庄，张振武几乎无日不宴。张振武深受感动，反觉得自己进京之前还心存戒意，未免太那个了。他也多方联络奔走，宴请各党派领袖，希望大家“消除党见，共维大局”。闲暇之时也到八大胡同走走，重叙旧情。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京汉之间密电往还，一个卑鄙的阴谋已经成熟。

8月15日晚8点，为联络南北感情，张振武在当时北京最豪华的饭店——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出席宴会的大都是北洋军队重要人物，如毅军统领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等。席间杯觥交错，谈笑风声，军人聚会没有太多的温文尔雅，一个个酒酣耳热，红光满面。只是段芝贵显得有些心神不定，酒喝的极少。酒过三巡，段芝贵走到张振武面前，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春山兄，小弟有大总统军令在身，不敢久留，只好先告辞了。得罪，得罪。”“香岩兄既然军务在身，振武就不便强留了。走好，走好。”段芝贵拱了拱手转身出门去了。

又过了一阵，宴会结束，张振武送走客人，也乘马车离开六国饭店，准备回下榻的西河沿金台旅馆。马车出东交民巷西口，行至棋盘街，突然马蹄被绞索绊住，一个马失前蹄，车翻人倒。只听一声警笛，顿时伏兵四起，一拥而上，张振武还未

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已经被五花大绑。他正欲呼叫，只见灯光一闪，段芝贵走到面前。张振武万分惊诧：“香岩兄，这是……”。段芝贵挥手打断张振武，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张振武面前一晃。张振武只看清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总统印”四个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段芝贵提前退席的原因。张振武立即被押往西单玉皇阁京畿执法处。

张振武还不知道早在一个小时以前，段芝贵的拱卫军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的旗兵已经冲进了金台旅馆，逮捕了方维等随行人员，为了不惊动城内，直接关押在了城外孙公园玉皇庙的京畿执法处分局。

16日凌晨。时正8月的北京，这时候却让人感到一丝寒气。执法处内以“杀人魔王”闻名的执法处总长陆建章正襟危坐，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春山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张振武望着这个几个小时前与他举杯共饮的刽子手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陆建章的那双耗子样的眼睛。陆建章却丝毫不以为难堪，只是摇了摇头，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站起来走到张振武面前，“黎副总统从武昌来电，说你‘破坏共和，图谋不轨’，要求袁大总统‘立予正法。’”张振武看也没看那张纸，说“电报有假！”“是啊，起初大总统也颇为疑惑，去电询问，但黎副总统回电：‘不杀张振武，实为天下之害。’”“电报是假的！！”张振武似乎不是在说服陆建章，而是想说服自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执行大总统的命令。”“生死我早已度外，但既然我破坏共和，图谋不轨，就应公开审判，拿出证据，岂可凭空杀人！”张振武想到法律或许可以救命。

“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